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 琥小酒 著 ·

zhi
zi
zhi
shou

yi
sheng
bu
zou



一张照片曝光的 甜萌暗恋持久战

陆小萌误打了叶晴楠，
下一秒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她的未婚夫！
从此，她在“被坑”的路上越走越远……

但是他的钱包里怎么会有她高一时的照片？

...

老实交代
你暗恋我
多少年了？

飞言情工作室
爆笑推荐

看冷面教授
如何将呆萌少女
坑回家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琥小酒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子之手，一生不走 / 琥小酒著. — 南京：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594-0800-6

I. ①执… II. ①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6131号

书 名	执子之手，一生不走
作 者	琥小酒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何 进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800-6
定 价	29.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C O N T E N T S



- 001 **第一章 不是冤家不打脸**
叶靖楠，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浑蛋！
- 019 **第二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
难不成真的要叶靖楠负责？
- 036 **第三章 “福星”叶靖楠**
回头望了眼站在我身后的叶靖楠，顿时觉得因祸得福！
- 053 **第四章 小叶他媳妇儿**
“叶先生，这位是……”“我未婚妻。”
- 071 **第五章 艰巨的任务**
我的目标是：嫁给叶靖楠，祸害他全家！
- 089 **第六章 叶靖楠的秘密**
叶靖楠钱包里的照片，不是我，又是谁？
- 107 **第七章 朋友还是恋人**
这老夫老妻般的和谐感是怎么回事啊？
- 125 **第八章 以身相许**
他释然一笑：“陆小萌，救命之恩，你会不会报答我？”



144 第九章 小萌，恭喜啊

怎么全天下都知道我要跟叶靖楠结婚，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似的。

161 第十章 生日快乐

自我记事以来，我就从来不过生日，因为生日……是秀秀妈的忌日。

178 第十一章 儿媳妇，靠你了

叶靖楠一脸好笑的表情：“我妈妈就是这样，小萌，你要习惯。”

194 第十二章 视我无物

“虽然，你的存在拉低了整条街的智商，但我的出现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232 第十三章 恋爱的关系

“如果，你觉得你是我的女朋友，那我们现在就是恋爱的关系。”

248 第十四章 小萌师母

“哟，小萌，几时结婚啦，打算什么时候请姑姑喝喜酒啦？！”

266 第十五章 婚纱

叶靖楠拉着我，仿佛情人间的亲昵。

283 第十六章 简单的幸福

就这么结婚……那我陆小萌摆明了是被坑上了贼船啊！

第一章

不是冤家不打脸



我醒来的时候，扣衬衫纽扣的手是抖的。

活了二十二年，我在失恋的第二天就干了一件“二”到极点的事情。

酒店套房的洗手间里有洗澡的水声。

我看着那件搁在沙发上的皱巴巴的黑衬衫，忽然想到昨天那张皇历。

诸事不宜。

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昨晚我到底干了什么？

脑子里那团混沌的意识就跟我现在的视线一样模糊不清。洗手间里的水声一停，我深呼吸一口气，瞄准套房大门的方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猛冲了出去。

如果时间倒回到十二个小时以前，我一定不会贪便宜买下那对号称能让瞳孔放大三倍、美目极绚的美瞳眼镜。那么十二个小时以前，我在干什么？单手托腮，很努力地开始回忆——

光怪陆离的酒吧，耳边人声嘈杂，我揉了揉眼，看不清，又揉了揉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揉，还是看不清，但五十米开外那个坐在吧台旁喝酒的男人，怎么看怎么像我的初恋苏意涵。

现在，我的第一朵桃花如此显眼，热辣辣地开在一个衣着暴露的小太妹身边。

我心里莫名悲凉地想起一句话：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长腿细腰，黑色的衬衫极妥帖地附在他身形极好的上半身——这件黑衬衫，我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外加一次设计大赛的奖金，开开心心地买了给苏意涵当生日礼物。结果第二天，苏意涵就穿着我送的黑衬衫，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surprise。他面色平静地将我约到学校的图书馆门口，然后面色平静地告诉我，小萌，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你心里有别人了，对不对？

但欺骗我，很好玩，对不对？

酒这个东西能壮胆——我在猛灌了半瓶白酒以后，手心冒汗，开始步伐不稳地一步一步靠近他。

头很晕，隐形眼镜的视线，模糊不清。

“喂！”我拍了拍他的肩，然后在男人转身的那一刹那，将手里的酒泼到了他的脸上——

回忆断在这个点上。

“喂，陆小萌，你到底在发什么呆，还有三个月就要交毕业课题了，你就这么悠闲？”刘涛用笔戳了戳我的脑袋。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

“我看你自打那晚去了酒吧以后就不正常，到底怎么了？”

我瞬间瞪圆了眼着急辩解：“哪、哪里不正常了？”

刘涛一脸的狐疑：“从头到脚啊，没一个地方正常的。”

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很严肃地咳了一声：“你、你胡说什么？”

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一想到我的毕业论文如果不能合格就意味着必拖祖国的后腿，你让我如何正常得起来？！”

刘涛不屑，倒也没再问的意思：“嘁，真的这样？”

“废话，没看到我现在正头疼着吗？”

将脑袋用力地磕在桌子上，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回头的时候，那张脸是苏意涵的脸吧？

可怎么就那么不像呢？

继续想，继续想，一定得把这个杀千刀的想出来。

思绪重新定格在那个酒气熏天的深夜——我不知道我的隐形眼镜到底是什么时候掉的，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酒店套房的那盏亮晶晶的水晶羽毛灯，眯得人眼睛都花了。

我眯着眼睛打量着那个将我扶到床上的男人——英挺的剑眉微蹙，不是在嫌我重吧？

粗重的气息喷在我的颈项间，挠得人痒痒的。

扒拉着他衬衫的领口，忽然很想琼瑶附体，我恨不能摇着这厮好好问问为什么说分手就分手——苏意涵，你若真觉得我不好，你可以跟我讲，跟我讲，然后……我会改的。

我用力抓着他的衣领，可无奈半瓶白酒换来的肥胆，到最后却变成了全身无力。

苏意涵，别连一个理由都没有，就彻底让我放手。

鼻子很酸，眼底泛起氤氲氤氲的水汽。

眼前的男人却出人意料地体贴，他大掌轻轻捧着我的脸，拇指压上眼角，拭去眼泪，低沉如若大提琴似的嗓音酥得人心乱似麻：“陆小萌，你泼了我一脸酒，我都没哭，你哭什么？”

身上被轻轻盖上被子，并且能感觉到连被角都被温柔地掖了掖，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他拨开我的手，摸了摸我的额：“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

他转身欲走。

“喂，你、你给我站住！”

喉头干哑，我盯着头顶那盏水晶灯，脑袋沉得不像话。

他回头，不耐烦地挑眉：“你又想干吗？”

我瞧见他身上那件黑衬衫，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可见，我对花在苏意涵身上的那三千多大洋，的确是心有不甘的。

我平时那么贪嘴，可为了给他准备一份生日礼物，真的是下了血本。我努力瞪起已经沉得压根也撑不起来的眼皮，视线模糊：“把衣服给我，给我脱了！”

没理由让你再穿着我送你的衣服去泡别的妹子。

男人愣了一下，没打算再理我，抬脚就走。

被彻底无视了有没有！

我掀了被子，一个箭步冲到他的面前，扬着下巴：“听见没有？我让你脱衣服！”

他一脸的倨傲，微哼了声就要绕过我。

“干吗呢你？”这不是逼我亲自动手吗？

我抬手就去解他胸前的扣子，男人的身体有片刻的僵硬，然后挡住了我的爪子，轻轻巧巧将我拨到了一边。

磁性的声音十分低哑，不似方才沉稳：“你确定？”

确定什么确定？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身上这件衣服，是我花的钱！

所以，拿了我的给我交出来，吃了我的给我还回来！

我拉着他的衣领，男人身前的那一排扣子散成两排不重叠的虚影，我发抖的手在他胸前乱摸，好不容易摸到一颗扣子，却怎么也解不开。

男人的身体已经绷得宛若一张弓。

视线范围内，我看到他的喉结滑了一下。

手腕忽然被抓住。

“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

他掌心炙热，眼里慢慢地簇起一团火，眸色沉沉，似有暗流涌动。

“当然确……”

我话未说完，唇已经被堵上。

然后，身体被重新摁到了床上。

然后，那件我花了重金买下来的黑衬衣掉在了地上。

然后……

脑袋重重磕到桌子上的时候，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咚”，从回忆里清醒过来的我已经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刘涛被我这一声响动吓得手一抖，同时，手里的笔也掉了，她连忙伸手揽住我的肩：“哎，陆小萌你怎么了，脸怎么那么红啊？”

我：“……”

某陆姓女子的悲惨遭遇告诉大家一个真理：自古打折货，多半不靠谱。

眼下自习教室里灯火通明，我生无可恋地趴在桌子上吃着二孟和东子给我从食堂带来的晚饭。

二孟和东子打完篮球端来作业，瞧这架势大概是跟我和刘涛想的一样——早死早投生，突击完了毕业论文的课题，往后的三个月就能疯了似的享受我们那终将逝去的青春。

但其实，还有一个悲剧的原因，我们的专业是传媒设计，而接收我们论文的导师叫叶靖楠，据说是整个人文学院传媒课里一辈子打最低分的凶残货，所以，早点交作业，若被打回的次数太多，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修改——这个理由，真是说出来都带了那么点淡淡的忧伤——因为，今晚，已经是我们第三次修改论文了。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其实有的时候，你很难理解“命运多舛”这四个字的含义，明明晚上十点我们还在自习教室修改论文，可到了午夜一点，我们四个居然齐刷刷地出现在了A大附近的派出所，而且，一个个的，鼻青脸肿。

午夜一点半，我眼中的世界不过两根牙签的视野面积——两片肿胀的眼皮缝隙里，颇有难度地抬高了下巴，脑袋差不多仰起了一个直角，终于将那仇人两条修长笔直的腿观摩完毕。无奈我的视野面积实在太小，导致整个含恨的、带着怒意的、死不瞑目的目光都晕染了一丝泪眼蒙眬的味道。

一身黑色的西服，坐在录笔录案台旁的男人拍了拍衣袖上沾的灰，有些不耐烦地打了个哈欠，磁性而饱满的声音带着一抹恹恹的慵懒，催问着身边的民警：“还没好吗？跟我一起过来的保安在隔壁屋子里都录好笔录了。”

“这一晚上忽然蹲了太多人，值班的人手不够啊。”

黑衣男人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我听着恨得牙痒，可下巴才动了动，就觉得骨骼像是错位了般疼。

“轮到你了。名字？”冰冷的声音带着困顿，终于盘查到了我的头上。

“张小丽。”我嗫嚅着声，琢磨着怎么像模像样地如东子、刘涛那样扯个谎，至少不能让家里人发现我今晚冒冒失失地闯了那么大的一个祸，至少得拖着时间，等小齐她姐姐风风火火地赶来救场。

其实今晚这事儿吧，真不能怪我们。

谁晓得过了十一点，A大那一片自习教室会自动断电？谁又晓得，A大的保安居然如此勤勤恳恳，掐分掐秒地在十一点锁了楼下的大铁门？打完瞌睡的我们四个一睁眼，四周一片漆黑，差点被吓死。

所幸人多壮胆，背着书包爬围栏……

若故事在这里结束，纵然结局有些平淡，但也算是皆大欢喜，可

是别忘了，人生处处有惊喜。

当体积过于庞大的东子被保安叔叔正正准准的手电筒光线钉在扶栏上的时候，站在地面上的我们三个虎躯一震——好比越狱的犯人越到一半，却被探照灯生生暴露了行踪。

一颗心猛悬到了嗓子眼，我们压根也来不及辩解，黑暗中便是一阵混战，二孟身手灵活，拉着我跟刘涛左闪右避，眼见就要突出重围，但趴在围栏上的东子不知怎么没趴稳，精准无误地砸在二孟身上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不怕碰到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碰到猪一样的队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什么，再说一遍？”

“张……张小丽。”今晚终归是闯了祸，殴打大学保安——但天理可鉴，那受了轻伤的保安叔叔，是被东子的庞大身躯砸伤的。

“怎么这年头是个女的都叫张小丽？”打着哈欠的民警一边录笔录一边迟疑着抬眸。

“俺……俺爹没文化……就给俺……取了这名字。”我撇了撇嘴，尽量让自己被打肿的脸露出无辜淳朴的表情——刘涛已经把自己定义成城乡结合部一个菜农的女儿，二孟更过分，居然硬把他老爹挖煤挖出来的身家说成负债两百万，二孟他那暴发户的爹听了非得吐血不可。

所以这谎，我也得跟着扯下去——只剩十分钟，等小齐那万能的姐姐一到，眼前的案子一销，我就不用这么一脸萎靡地蹲在局子里了。

民警将信将疑地低头记录，空气中传来一声带着讽意的轻笑，霎时间我觉得脊背冰凉，幽幽抬头便看到熨烫笔挺的黑色西装，不打一丝褶儿，男人姣好的五官绘着说不出的闲适，白皙修长的五指把玩着一个浅粉色的皮夹。不出意外地，我看到那个男人抿了抿薄唇，食指指尖儿一挑，就从钱包的夹层里摸出了一张浅蓝色的卡片，推到了民警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的面前。

耳畔“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死了死了，那是我的……身份证。

“警察叔叔……我……我叫陆小萌。”

望着局子里的白墙上头那血淋淋的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嗖嗖嗖”地接收到那三道损友同情无比的目光，我的声音都抖了。

完了完了，陆青山要是知道了，非剥掉我一层皮不可——怎么办怎么办？

此时此刻顶着这么一张鼻青脸肿的鬼样，骗他说是睡觉的时候从上铺摔下来碰的？肯定瞒不过的——老陆的智商如他的身高般，伟岸得让人无法直视。

他一定会戳着我的脑袋，说我这种 IQ，绝不可能是他亲生的。

正愣神间，“吱呀”一声，门已经被打开，黑衣男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宛若睥睨一只蝼蚁似的看着我，浅粉色的唇形异常美好，透过薄唇吐出一字一句却让我觉得阴风阵阵似的寒：“陆小萌，我以为这次你还能跑得无影无踪，原来也不过如此。”

我：“……”

白纸黑字的笔录就摊在我面前——笔录里按着我的手印，盖着××派出所的章。

我做贼心虚，下意识地抬手去抢，他的大手却如鹰爪似的一把掀起我的衣领：“走，我亲自带你回家。”

“叔叔……”我静坐在大奔内，低头对手指，沉默又诡异的气氛让我僵坐着浑身都不舒服。

专心开车的男人额上的青筋突然跳了两下：“你叫我什么？”

声音很沉，阴森森的。

我一个激灵便明白过来，立马改口：“哥哥。”两军对垒，攻心为上，从思想上瓦解敌人的斗志为上策——祈祷眼前这男人吃软不吃硬，自己的拳头搞不定他，总得发挥下性别优势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跟我们干架的，分明是A大的保安，保安里头几时混进了这么个衣冠楚楚的男人？

我看到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哆嗦了一下。

我深呼吸一口气，诚恳道：“今天晚上是我们不对……我和我朋友一时冲动，再加上天黑看不清，难免就……伤及无辜。多有得罪……还请见谅……”

“……”他面无表情，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您大人有大量，能不能放过我这回？”摆足了可怜劲儿，用力掐着自己的大腿，我疼得连声音都抖了。

如果让老陆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肯定会说：小萌啊，你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你嫁人吧，找个男人管管你，我也放心了——我看叶老那孙子就不错，一表人才的，就是年纪大点，不过稳重啊！你喜欢吗？喜欢咱就嫁！

鬼才喜欢呢，二十一世纪，我们崇尚的是婚姻自由，包办未来什么的，才不是我们新时代新新女性的作为！

我一口一个好哥哥，也不嫌腻歪。

“好哥哥你看，我这样子回家，结局就是一个死字。”

他越是沉默，我就越心慌——大奔跑得飞快，车窗外的一根根灯柱飞掠而过，照眼下这速度，再过十五分钟我的人生就会变成一个悲剧。

“而且……我爸爸一定会对我家法伺候，拳打脚踢，拖把扫帚轮着来。”老陆对不住你了。

“哦？”距离到家还有十三分钟的时候，谢天谢地，这个闷骚货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终于开口了，“拳打脚踢——那是挺惨的。”

饱满的嗓音里竟隐着一丝笑意。

车子稳稳地在路边停好，我心中一喜，敢情这挥了三拳在二孟脸上的人竟也这么有同情心？

“小萌。”

忽然听到这个陌生男人这么亲昵地叫我，我委实有些受不住，手臂上的鸡皮疙瘩一颗一颗地往外冒——可这口气这声线，为什么莫名地有种熟悉感？

“所以，你不想回家对不对？”他踩下脚刹，转眸望着我。

黑曜石般的眼眸像有一种魔力，深邃而幽沉的目光像能吸没人的三魂七魄，忍不住地，我就觉得喉咙有些干哑：“是……是的。”

阿弥陀佛，陆小萌，不过一副皮囊罢了，你心虚作甚？！

我的结巴声让车内的气氛瞬间诡异了起来。

“可不回家的话，我们今晚……去哪儿呢？”他低着嗓音哑哑地笑着。

不戴有色眼镜的话，我不得不对眼前这男人的声音打五分，磁性的声音很饱满，震得人耳膜都酥酥的。

可是，等等，他刚才这话，怎么让我有种被调戏的感觉？这闷骚货不会打算勾引我吧？

阿弥陀佛，施主，你怎么可以对我色诱呢？

你要知道，我钢铁般的意志是如此……

不坚定。

我正愣神揣摩对方的心思，却看到他忽然一条手臂撑过来，将一脸不明真相的我困在车门和他的胸膛之间。

“小萌，你当真记不得我是谁？”

似笑非笑的口吻，以及这越来越沉的声线，剑眉硬挺，高鼻薄

唇——某张模糊的脸极诡异地闪过我的脑海……那张，在熠熠的羽毛吊灯下，极清俊的脸。

我猛一个激灵回神：“你……”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心里否定的同时，已然听到他一声轻笑，男人重复问道：“小萌，你当真记不得我是谁？”

“怎么会忘记呢，哥哥长得那么好看，我记得的！”眼下，只有服软，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陆小萌的唯一出路。

“哦？记得些什么？”男人似来了兴趣，挑了挑眉，嘴角都扬高了些许。

“记得……”他遽然逼近一寸，我的心虚让自个儿的阵脚大乱，后背紧紧靠着副驾驶侧的车门，琢磨着自己这个时候若是夺门而逃，到底有几成把握，“记得……记得……”

确实够失败的，来来回回四五个“记得”愣是什么都没记起来。

他眼底一闪而逝的落寞仿佛只是我的错觉，马上，那双墨色的瞳仁里，又充满了戏谑，让我极端不爽。

“你撒谎呢，都快成精了，可惜道行还不够。”

他重新坐好，拉了安全带将我锁在座位上，语调懒懒地说：“小萌，陆叔叔如果知道你晚上在学校里殴打保安，不会生气吗？”

从他停车时的雀跃，到被戏弄的不快，到眼下他那亲密的一声“陆叔叔”，不安的情绪在一瞬间便升到了顶峰。

我气愤得要命，撇嘴闷闷不乐道：“我爸才不管我呢，若要真管我，我今年刚满二十二岁，也不会急着把我往火坑里推。”反正横竖都是死，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回家被老陆批一顿，逼婚的话，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一颗忐忑的少女心，被眼前这皮笑肉不笑的大叔肆意地揉圆捏扁。

执子之手， 一生不走

“火坑？”男人变戏法似的从后座里摸出了医用急救箱，递给我一块纱布，淡淡的药水味道，敷着凉凉的。

“你是不清楚我的处境有多惨。”我叹了口气，有的话不吐不快，但吐了，更不快，“所以你可怜可怜我吧，今晚别把我拎回家行不行？”希望我的悲惨遭遇能让他动容，今晚放过我，皆大欢喜。

“仔细说说，说不定我就把你带回你朋友那儿了。”他眸光淡淡的，深沉的眼眸中竟似多了几分算计的味道。

揉着红肿的脸，我开始进入祥林嫂的变身状态：“这位好哥哥有所不知，我被逼着嫁给一个老男人。”

“老男人？”他低低地反问。我异常清晰地看到对方额上的青筋一跳。

“大我十岁，不是老男人是什么？”我无奈地顿了顿，“你知道十岁是什么概念吗？十岁就是按照我现在的智商，小学都可以跳级读完十轮。”

“那看来，你智商挺高的嘛。”

他皮笑肉不笑的模样看着真是瘆得慌。

“嘿嘿，谬赞、谬赞。”我厚着脸皮摸摸鼻子，往常我跟东子他们吐苦水的时候，那群损友都不以为然，总觉得老陆是在开玩笑，见鬼的开玩笑，婚纱都订好了！

“说来也怪，我爸他瞧不上青春年少的正太，却对那一个奔四的中年大叔极有兴趣，心心念念地想等我大学毕业就结婚，听我爸说，老男人在大学里教书来着，我忘了是哪所大学，但琢磨着他三十二岁都没有女朋友，还需要家庭包办婚姻，实在是太没有前途了，对不对？”

男人眯了眯眼，沉默了片刻以后，示意我继续。

“刘涛跟我分析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大学老师，三十二岁还单身，多半内分泌失调，就像……”我咬唇想了想，“就像……教我